

恐怖势力与当前中东北非动荡局势

张金平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正是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持续,使得恐怖势力对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能够产生深入影响。恐怖势力及其活动对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产生、发展产生销蚀、诱发和干扰性的影响,而政治动荡的走势也对该地区恐怖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9·11”事件到中东北非政治动荡,“新能量”政治势力凸显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能量和现象,“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成为恐怖活动的环境。恐怖活动空间的深入,将增强恐怖活动对政治和社会进行销蚀的能量。

关键词: 恐怖主义; 中东 “新能量”政治势力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2012)10-0023-07

收稿日期: 2012-04-12

作者简介: 张金平(1967-),男,山东曹县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恐怖主义和中东国际关系研究。

恐怖活动在中东北非长期泛滥,是影响中东北非政治的经常性的要素。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11年初急剧激化的中东北非政治动荡,恐怖主义活动显示出其对中东北非政治的影响不仅是长期的、多层面的,而且其活动的政治环境也有了重大变化。

一、中东北非持续存在的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北非一直是世界恐怖主义的活动中心,恐怖活动已经成为中东北非地区一种持续而具有影响的政治暴力现象。埃及^{[1]160-161}、阿尔及利亚^{[2]6-9}、也门^[3]等国家是恐怖主义泛滥的重灾区,突尼斯长期面临恐怖威胁,利比亚也有恐怖活动的踪迹^[4],海湾地区的恐怖威胁压力长期存在。从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到1998年东非大爆炸,再到“9·11”事件,再到2007年阿尔及尔连续恐怖爆炸、“圣诞节”未遂炸机事件和也门邮包炸弹事件等,中东北非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呈现长期化的特点。该地区频繁而严重的恐怖活动,演化为国际恐怖活动,溢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中东北非恐怖组织或直接在其他地区与国家(或在本地区针对其他国家目标)发动恐怖袭击,或扩展恐怖网络,或其他地区的恐怖组织相互配合。“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的“巴厘岛爆炸”、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持续的恐怖浪潮、西欧马

德里“3·11”袭击和伦敦地铁袭击等世界各地的重大恐怖袭击都与中东北非的恐怖组织和活动有重大关联。突尼斯的恐怖分子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地时有活动,并制造针对突尼斯犹太人教堂的袭击。

中东北非地区恐怖组织形成了全球恐怖网络。“基地”组织将中东北非地区作为大本营,其分支机构遍及中东和北非,并在该地区实施策划了诸多重大恐怖袭击。埃及“圣战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等恐怖组织势力强大。^[5]苏丹、阿富汗、索马里等都是“基地”组织的核心基地。“基地”组织与当地的一些极端势力和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6]2-3}中东北非地区在冷战后逐步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中心。^{[7]16-17}以中东北非为据点的恐怖分子不仅在西欧和北美直接发动袭击,更将其组织网络和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与中亚、东南亚、南亚的一些恐怖组织,包括“东突”恐怖分子有密切的组织联系。近年来,“基地”组织成功在美国和西欧招募成员。

由于恐怖势力的强大及其长期活动,反恐怖斗争成为中东北非地区相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与安全任务。^[8]比如埃及自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后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阿尔及利亚在1992年实行反恐怖紧急状态一年,1993年后无限延长。反恐怖斗争的长期化,对中东北非政治生活的影响深远,例如洛克比空难后,美国长期将利比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予以长期制裁,直到“9·11”事件后利比亚同意对空难承担责

任、赔偿、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才于 2006 年 5 月将利比亚从黑名单中去掉。“9·11”事件后,中东北非成为国际武力反恐怖的主战场,阿富汗和伊拉克直接遭受战争,且导致两个国家政权的更迭。索马里等地也发生了与反恐怖相关的国内、国际冲突。美国提出了与反恐怖密切相关的“大中东计划”和“非洲司令部”计划,给沙特、埃及等国家造成巨大政治压力。^{[9]24}中东北非的恐怖活动与国际反恐怖斗争,已经与巴以冲突、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的民主与社会进步等重大政治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影响面非常大。^[10]撇开相关的中东北非重大问题而单纯反恐怖,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单靠中东北非的地区力量进行反恐怖,是独木难支的。

中东北非地区恐怖势力的长期存在和强大存在、恐怖活动的频发、恐怖与反恐怖问题的复杂化,都显示着恐怖势力具有巨大的组织活动能量,因此其活动能够对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事务产生影响,也对地区局势及其走势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中东北非恐怖活动的国际化以及反恐怖的国际化,也给该地区的政治带来更加复杂的局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反恐怖斗争中的“双重标准”和霸权行径,国际社会重反恐怖而轻视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等,都激化了中东本已长期积累的国际、国内矛盾。^[11]加之社会经济发展迟滞,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误等,都被恐怖势力利用来拓展其组织生存与活动空间。由于 2010 年底以来的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发生得急剧而激烈,其背后的社会矛盾复杂深远,因此将对中东北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恐怖活动相互交织,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二、恐怖活动与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发生

恐怖活动的长期泛滥与持续的反恐怖斗争,激化了中东北非相关国家的社会矛盾,削弱了相关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能力以及政府执政能力,诱发了激进甚至极端情绪,成为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重要诱因。

中东北非地区的民族、宗教、部族等社会矛盾十分复杂,激进思维和情绪有不小的存在空间。恐怖组织借助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矛盾而获得行为能量,其恐怖活动又在一定时期会激化社会矛盾,如引发民族、部落和宗教冲突。^{[12]795-814}恐怖活动以其行动和舆论向民众炫示一种极端思维和情绪,每在

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段,恐怖主义所宣扬的极端思维与情绪就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大范围地扩散而恶化政治环境。恐怖主义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极端思维,这种极端思维与活动在中东北非复杂的社会矛盾环境中成为政治动荡的助燃剂。因此,虽然中东北非相关国家长期以来持续进行艰苦的反恐怖斗争并消耗了巨量的社会资源,但恐怖主义在中东北非的活动依然猖獗。恐怖主义长期泛滥这一现象,凸显政府反恐怖斗争成效不佳,有损政府执政形象。

恐怖袭击,直接造成重大伤亡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破坏社会与经济正常秩序。绑架人质、恐怖爆炸与袭击不仅对中东北非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灾难性后果,还恶化该地区的投资与市场环境。面对恐怖主义的长期威胁,中东北非国家必须长期而持续地致力于反恐怖斗争。反恐怖斗争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自然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资源比例和投入。中东北非是发展中地区,由于反恐怖斗争持续进行其所占用的资源在各个国家和政府所能支配的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小的。^{[13]14-27}此外,长期而严峻的反恐怖任务还可能耗费政府高层领导的巨大精力,严重分散国家和政府高层领导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关注。显然,长期的反恐怖斗争成为一项综合性的社会负担。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对国力和国家资源的严重消耗,激化了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累积性地削弱了政府的政治基础,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诱发巨大的政治震荡。2010 年底以来在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发生的政治动荡,其重要诱发因素就是民众对经济发展迟滞及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强烈不满。

反恐怖斗争举措失当的风险很大。反恐怖行动中的反应不力、误伤平民和损伤民众尊严等情形很容易发生。反恐怖行动往往事关民众生命安全,些许失误就可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在长期的反恐怖斗争中,政府也易于滋生反恐怖过度化的倾向,如将反对政府的一些活动指责为恐怖主义,误将平民当作恐怖分子等。在反恐怖斗争中,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都长期实行一些限制民众权利的法令^{[14]16-17},这些法令的长期施行,一方面会由于给民众长期带来不便而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政府很易于扩大其适用范围,如将民众的正常行动特别是表达政治不满的行为界定为恐怖活动,对反恐怖法令和紧急状态产生依赖而使之长期化。反恐怖过度的行动终将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引

发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在面对民众表达政治要求时,都曾有一些恐怖活动的指责,结果反而恶化了局势。

政府反恐怖不力、恐怖活动的持续、社会发展迟滞等问题长期影响民众的生活,给民众造成了长期而巨大的痛苦。民众承担了恐怖与反恐怖的最终成本,成本的积累导致民众由支持政府反恐怖而转变为对政府的一系列不满。当政府疲于反恐怖且长期无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忽视民众长期承受的反恐怖负担及其痛苦,政府就会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因恐怖与反恐怖的长期拖累而失去民众,成为政府危机和政治动荡的巨大隐患。而且,长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反恐怖不力与失误、反恐怖综合成本的累积,不仅侵蚀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弱化了政府执政基础,还会给一些政治势力提供政治发难的机遇。一股具有新特征的政治势力在长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中形成,而正是这股政治势力直接掀起了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恐怖活动和恐怖势力没有能量直接掀起政治动荡,但长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为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积累了诱发因素。

三、恐怖活动对地区政治动荡走势的影响

中东北非的恐怖势力,通过其活动增加政治动荡局势的复杂性,进而可以干扰政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在中东北非地区政治动荡发生时,恐怖活动依然持续活跃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北非恐怖组织连续绑架法国人质和意大利人质;也门恐怖分子与政府持续对抗;2011年2月5日,恐怖分子在埃及西奈半岛制造一起针对天然气管道的爆炸,导致埃及向以色列和约旦的天然气管道中断;被驱逐的突尼斯极端组织头目已经回国。“基地”组织在网络上发布针对女性的电子期刊,蛊惑女性投身恐怖活动。无法否认,恐怖活动在增加中东北非政治局势的动荡程度。

恐怖势力与此次政治动荡中的政治反对势力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呼应。几股政治势力同时并存与发难,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动荡和政治压力,形成一种迅猛的蔓延态势,导致地区性的政治波动。恐怖组织加紧在也门的活动形成了对利比亚局势的呼应。无论是动荡前的政府还是动荡后产生的新政府,在应对危机与控制局势中都须面对几股政治势力角之势的局面,恢复和实现政治稳定的难度与

复杂程度都是极具挑战性的。恐怖组织与政治反对势力的政治舆论宣传内容和口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指责政府腐败,外交上损害国家利益和阿拉伯利益特别是指责政府过于亲美和在对以关系中出卖国家与阿拉伯民族利益,要求推翻政府等等政治宣传方面,恐怖组织的蛊惑和反对势力的宣传几乎是一致的。在此次政治动荡中,恐怖蛊惑与反对势力的政治宣传一时间汇合为强劲的政治舆论,在民族、宗教和政治情感上推动了最广泛的民众参与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当埃及政局开始发生变化时,“基地”组织就指责穆巴拉克政府严重背离了伊斯兰教教义,过于世俗化、滥用暴力、选举舞弊、压制民众舆论等等。相比之下,政府的声音几乎完全失去了影响,由此推动了政局的激变。当利比亚双方激战正酣时,“基地”组织呼吁在利比亚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推翻卡扎菲的统治。^[15]“基地”组织网络呼吁与政治反对势力枪炮“呼吁”的政治口号遥相呼应,增加了利比亚政局的复杂性,无异于给利比亚局势添乱。2012年2月,恐怖分子不但在叙利亚策动暗杀行动,“基地”组织还在网络上鼓动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16]

中东北非一些激进组织与恐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相互输血以增强活动能量。恐怖组织常常借助公开的激进组织筹集资金、招募人员和策划恐怖袭击;激进组织往往借助恐怖组织助长声势。为了在此次政治动荡中壮大势力和谋求政治利益,一些激进组织可能和恐怖组织在组织上进行秘密合作,如打击政敌、制造紧张局势、发布极端舆论等。关注一些较大的激进势力的政治走向,包括关注其可能的与恐怖组织的呼应,是把握当前中东北非政局走向的一个重要角度。

恐怖组织针对此次动荡的蛊惑宣传,特别是配合激进组织政治诉求的宣传,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相关国家的民众情绪并推动社会极端情绪的持续增加;可能在民众中制造和加深政治分裂与对立、激化宗教与民族矛盾,今年3月,埃及已经发生了宗教冲突。社会分裂将成为消除社会与政治危机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大障碍和威胁。“基地”组织在利比亚公开打出自己组织的旗帜,展示自己的存在并向国际社会示威。作为秩序的破坏者,其行为价值与社会秩序存在根本性的冲突。^[17]恐怖势力会对动荡后的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行动予以舆论甚至暴力攻击,制造恐怖氛围以钳制政府维护政局稳定的行动。埃及在2012年2月29日宣布抓捕了“基地”组

织主要头目,但旋即证实抓错了人。无论如何,国际恐怖分子向埃及等国家的渗透是乘虚而入。由于恐怖活动而增加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会影响政府尽快采取有力举措。

恐怖活动恶化了该地区的国际环境,增加了该地区国际关系以及该地区与区域外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一些国家指责利比亚等中东北非有的国家支持恐怖活动或反恐怖不力^[18],而“基地”组织将矛头既指向卡扎菲政府和其他国家的世俗政权,也一贯指向西方大国与其他世俗势力。当一些国家发动对利比亚的武力干涉后,“基地”组织又呼吁利比亚政治反对势力防止美国的政治野心,不要上美国的当。在对利比亚的干涉中,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分裂,阿盟与非盟的态度明显有差距,国际社会的反应也不一。恐怖活动与该地区复杂国际关系的交织,增加了国际社会对该地区提供公正、有效援助的难度。

四、动荡局势的走向与恐怖活动消长

动荡和分裂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是恐怖组织生存、扩展势力的有利条件,恐怖主义在埃及、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也门等国的泛滥都证明了这一点。^{[19]112-113}当前中东北非的震荡,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引起中东北非地区不少国家的连锁反应。这一波政治激变,对中东北非的影响还远未显露。在诸多未定因素和变数下,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局势平静的国家,其政局走势也不明朗。难以想象本土与国际恐怖组织会轻易放过这一拓展其势力的机会。中东北非的这场政治激变,可能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集聚力量、进行恐怖渗透并迅速拓展其活动空间提供一个有利的机遇,正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阿富汗局势造就了国际恐怖势力魔鬼般的能量。^{[20]291}

为了在政治动荡中谋取政治利益特别是期待通过合法政治渠道获取政治权力,一些与恐怖势力联系密切的激进政治势力可能会要求相关的恐怖组织约束其活动,一些隐蔽的恐怖组织或秘密的恐怖分子也可能改头换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寻求合法政治渠道扩展其势力。恐怖组织在 2010 年底以来的动荡环境中也可能通过建立恐怖网络与据点、筹集恐怖资金、获取活动物资与暴力器具武器、招募成员、以恐怖袭击和极端舆论扩散其影响等活动以渗透和扩展其势力。^{[21]113-116}这些恐怖能量的聚集酝酿,可能在动荡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显现出其可怕

的魔力,并且可能具有长远和剧烈的影响。

当这一波政治动荡趋向稳定和明朗时,政权性质和政权(特别是高层)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消长的重要因素,恐怖活动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出现政治极端政权,恐怖组织可能与政权合流,出现“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合作等类似情形;如果出现军人或个人强权政权,则恐怖组织可能与政权合作,也可能出现类似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的敌对情形;如果出现民选政权并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恐怖活动的民众基础将会最大程度地被消除,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打击恐怖主义。但恐怖组织可能利用政权初建时期的一些困难和混乱而疯狂作乱;如果出现一个渐进过度的政权,在较长一个时期存在政治秩序混乱的可能,那么将可能出现一个恐怖活动的活跃期。

社会激进势力及其组织,一旦对政权建设和政治权力分配产生不满,往往诉诸恐怖暴力。经过这次政治震荡的积累,激进与极端势力的组织力量和活动能量将会有明显的激增。这些势力一旦认为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和手段无法实现其政治愿望,有可能转向恐怖主义^{[22]339-344[23]36-39},增加该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恐怖活动。把握激进(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的走向,是判断和把握中东北非地区和国际社会恐怖活动走势的重要角度。

五、“新能量”政治势力环境与恐怖活动变化

从“9·11”事件到当前的动荡,十年间在中东北非政治中生成了一类“新能量”政治势力,掀起了国际恐怖主义浪潮,以瞬间万变的速度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局直至推翻政府,在地区和全球诱发其他政治势力形成连锁反应和政治动荡风波,甚至引发包括武力在内的国际干预,如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以武力干涉和政治压力等方式图谋更迭政权。可以说,“新能量”政治势力能够产生挟持民众、胁迫政府、诱发国际危机的行为能量,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现象,对各国和政府、国际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政治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国际社会,恐怖主义问题、环境安全、经济发展困境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的矛盾成为“新能量”政治势力成长的时代环境。^{[24]281-292}“新能量”政治势力已经凸显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巨大政治势力,成为中东北非恐怖主义的重要社会环境。从“9·11”事件到当前的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看,“新

能量”政治势力包括恐怖组织、小而分散的政治组织、一些非政府(民间)组织和以政治观点聚合的民众群体(包括网络群体)等。

“新能量”政治势力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从政治活动能量看,“新能量”政治势力具有巨大的聚合能力。“新能量”政治势力能够敏感地捕捉到社会的不满情绪,并能够将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的负面现象“膨胀化”;“新能量”政治势力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将众多分散的政治力量聚合为一股政治洪流,并在国际社会扩散形成巨大呼应。社会不满情绪、不满意见群体,在传统政治中本被认为是分散的因而是难以发挥巨大政治能量的,但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显示,“新能量”政治势力将这些分散的政治能量聚合出惊人的势力,借以制造重大暴力事件,掀起飓风般的政治风浪。第二,从组织特征看,“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具有现代性与隐形性。从政治舆论到政治抗议、政治压力浪潮;从合法的政治活动到恐怖暴力;从网络批评到广场抗议^[25]¹⁷⁹;从民众间的自发汇合到组织间的分离结合;从国内到国际,“新能量”政治势力参与政治的渠道、方式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全球性。“新能量”政治势力政治能量的聚集、扩散和膨胀性的效应,与其借助现代手段是密不可分的。但“新能量”政治势力借助于现代性手段增加了其活动的隐秘性。恐怖势力的组织活动是隐秘的,其他“新能量”政治势力虽然公开活动,但其组织存在与活动的空间存在形式不明确不固定,如其组织总部、组织活动的主要渠道和方式、组织规模等都难以清晰厘定,与传统政党等政治组织的区别非常明显。因此,政府对“新能量”政治势力难以驾驭和把握。第三,从活动影响看,“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具有复杂的关联性。“新能量”政治势力之所以能够迅即聚合巨大的政治能量,其主要原因是这股政治势力借助了中东北非社会复杂的经济发展、民族与宗教、部族矛盾和国际矛盾。“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则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如埃及的政治动荡已经引发了宗教冲突。“新能量”政治势力掀起的政治风浪,又会为国内、地区和国际政治势力所利用,借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之机乘乱谋取本组织和本国家的私利而损害中东北非相关国家的重大利益。美国利用反恐战争在中东推行“大中东计划”,西方国家在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中向有些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在没有长远考虑的情形下急匆匆地发动武力干涉。^[26]“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引发政治乱象丛生,“新

能量”政治势力成为一种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

在“新能量”政治势力活跃的政治环境下,中东北非恐怖活动也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向。第一,“新能量”政治势力活动的激增将诱发恐怖活动更加活跃。“新能量”政治势力活动在中东北非掀起的政治动荡,激化了该地区众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因此为恐怖势力提供了兴风作浪的良机;而“新能量”政治势力引发重大政治动荡的“成功”,也鼓舞和刺激了恐怖势力的活动目标,增加恐怖活动的极端性。恐怖势力不仅将继续策划实施恐怖暴力袭击,还会加紧进行恐怖宣传和蛊惑,利用中东北非局势相关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膨胀其政治能量。由于中东北非政治动荡已经形成了地区关联性,恐怖势力在也门、耶路撒冷的攻势也自然对利比亚、埃及的局势产生影响,正如突尼斯“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影响埃及政治局势一样。而利比亚局势的复杂化也会刺激恐怖势力在网络空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攻势。恐怖活动与“新能量”政治势力活动的交汇,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和国际安全环境产生重大挑战。第二,恐怖势力的活动空间将从广度向深度发展。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甚至权力真空,给恐怖势力在中东北非的活动提供了空前的活动空间。恐怖势力借助“新能量”政治势力活动所掀起的此次动荡,其活动从“袭扰”向“政变”转化,恐怖活动在中东北非具有了更加直接地干预国家、地区和国际政治的空间。恐怖势力与公开活动的极端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指向,从积聚恐怖能量向谋求政治权力转化,恐怖势力与极端组织通过公开渠道需求合法化的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在增加,如在也门宣布建国等。从全球看,中东北非恐怖组织在欧美地区恐怖能量网络,不再仅仅是能够获取资金等,还能够招募不少成员。^[27]³⁶³⁻³⁶⁴通过对利比亚武装干涉的解读、对叙利亚局势的“呼吁”,恐怖势力将可能在全球发动新的舆论战,谋求拓展和深化其恐怖活动空间。第三,从活动影响看,恐怖势力将长期销蚀国家、地区和国际政治秩序。恐怖活动,是一种销蚀性的活动,一边在销蚀恐怖势力自身,一边对社会造成重大销蚀。^[28]中东北非国家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基础,在长期的反恐怖斗争中被恐怖势力及其活动极大地销蚀,引发了地区性的政治动荡。由于恐怖活动的销蚀,中东北非地区此次政权换代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激变色彩,予中东北非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生活秩序以沉重挫伤。

中东北非的恐怖活动成为颠倒性世界的一个特

征^{[29]314-326}，同样在销蚀国际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建设性能量。欧盟与中东国家在反恐怖斗争中认识上的重大差距造成了反恐怖合作中一时难以逾越的障碍^{[30]185}，从另一个层面销蚀着国际社会的反恐怖能量。美国的长期反恐怖斗争特别是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反恐怖斗争，严重销蚀着美国的综合实力，而且，反恐怖斗争对美国的销蚀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可以说，当前全球性的经济问题与恐怖活动对国际社会的销蚀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恐怖活动对民众生命和社会正常秩序的销蚀，更是直接而严重的。不仅恐怖袭击导致民众的伤亡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而且恐怖活动诱发的政治动荡、国际干涉等都会导致平民大量伤亡并极大地破坏社会与生活秩序。突尼斯、利比亚的政治动荡和外来干涉导致了大量难民。

六、结语

恐怖主义等“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作为国家和国际政治变化的主要考量，在中东北非“新能量”政治势力激增的社会背景下，需要从“新能量”政治势力活动中把握恐怖主义的活动，“新能量”政治势力的存在及其活跃成为恐怖势力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织能量来源。从长周期来看，国际社会需要关注某一种“新能量”政治势力对其他“新能量”政治势力的影响，如恐怖活动对其他政治力量兴起的影响以及“新能量”政治势力掀起的政治动荡对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重视某一“新能量”政治势力对政治的多层面影响，如恐怖主义泛滥对中东北非国家政府执政能力的长期消耗和对地区政治局势的长期影响，进而形成一时间聚集极大的组织能量。从短周期来看，政治势力的组织能量的聚合与分化走势，是影响中东北非恐怖活动的主要因素。今后的政治活动中，中东北非政治震荡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各政治力量间的争夺与较量，包括一些“新能量”政治势力与传统政治力量、“新能量”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政治力量的碎片化和政治活动的汇合性，是“新能量”政治势力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当代政治社会中，民众参政意识增强，现代通信和交通等联系条件在给普通民众参政提供便利条件，给新兴政治力量表达和扩散政治意愿，聚合政治组织力量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渠道。现代的交通条件为广场政治斗争形式提供了便利。这些方式和渠道，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只能适应而不可终止，而试图控制网络的做法，在中东北非政

治震荡的过程中反而激化了局势。分析新兴政治力量的各种政治主张，及时予以回应、引导和坚定的回击；区分民众和稳健政治势力的政治诉求、激进政治势力的言论实质、恐怖组织的蛊惑，做出迅速、明确并为国家和社会负责的判断与反应，以避免舆论的淤积酿成负面的舆论浪潮；对网络渠道、广场活动，需要主动引导和融入，及时发现反对政治势力的动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弭政治震荡于无形。同时，利用网络和广场政治渠道，进行正面的舆论引导和疏通，形成国家政府的正面舆论。核心是避免形成政治动荡的组织能量。从组织上把握“新能量”政治力量，需要争取合法政治力量、分化激进政治势力、打击恐怖分子及其组织。严厉打击恐怖势力，能够分化新兴政治力量；正确辨别和引导健康的新兴政治力量，能够孤立恐怖势力。

[参 考 文 献]

- [1] Fahmy N. Terrorism Is the World's Problem [J].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2006 ,16.
- [2] Arieff A. Algeria: Current Issues [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 - 5700 www. crs. gov RS21532.
- [3] Healy S, Hill G. Yemen and Somalia: Terrorism, Shadow Network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State-building [R].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gramme /Africa Programme | October 2010 | MENAP/AFP BP 2010/01.
- [4] Sharon A, Squassoni, Feickert A. Dismantling Libya: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5; The Security Council, Recalling its resolution 1970 (2011), 2011 - 02 - 26.
- [5] Mumtaz K. Terrorism in Yemen [J]. *Reflections*, 2010 (4).
- [6] Boudali L K. The North Africa Project The GSPC: Newest Franchise in al-Qa'ida's Global Jihad [R]. The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http://ctc.usma.edu April, 2007.
- [7] Botha A. Terrorism in the Maghreb: The Transnationalisation of Domestic Terrorism [J]. *ISS Monograph Series*, 2008 (144).
- [8] Ibrahima Gambari, Adekanye H E S. Africa's Response to Terrorism [R]. New York: An AAI symposium 2006 - 01 - 11.
- [9] Prados A B. Saudi Arabia: Terrorist Financing Issues [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4 - 12 - 08.
- [10] Kurzman C, Blanchard C M. Muslim-American Terrorism Since 9/11: An Accounting [R]. Triangle Center on Ter-

- rorism and Homeland Security , Duke , 2011 - 02 - 02.
- [11] Boucek C. Terrorist Threat to the U S Homeland-AL-Qaeda in the Arabilan Peninsula (AQAP) [R]. Hous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Subcommittee on Counter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 D C , 2011 - 03 - 02.
- [12] Sedgwick M. Al-Qaeda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Terrorism [J].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 2004(4) .
- [13] West D L. Combating Terrorism in the Horn of Africa and Yemen [M].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 [14] Lesniewicz A L S. Alternatives to Punishment: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in Algeria [M].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College Park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2009.
- [15] Youssef M. Al-Qaida Commander Calls for Islamic Rule in Libya. The Boston Globe [EB/OL]. [2003 - 03 - 13]. http://www.boston.com/news/world/africa/articles/2011/03/13/al_qaida_commander_calls_for_islamic_rule_in_libya/?_rss_id=Boston.com+-+Latest+news.
- [16] 张金平. 美欧与基地组织终于“携手”对付叙利亚? [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GB/17114286.html>
- [17] Hall R. The Sociology of Terrorism [J]. RUSI JUNE 2007 (3) .
- [18] Dunne M.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bya: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 in Middle East Program September 2008; Blanchard C M , Zanotti J. Libya: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 - 5700 www.crs.gov RL33142 , 2011 - 02 - 18.
- [19] Rugh W A. Yem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flicting Priorities [M].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 2010 , 34(2) .
- [20] 涂龙德 ,周 华. 伊斯兰激进组织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 [21] Jenkins B M. The New Age of Terrorism [M]. Rand , 2009.
- [22] 陈敏华. 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
- [23] Borum R.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M].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 2004.
- [24] [美]帕尔默 ,科尔顿 ,克莱默. 冷战到全球化: 意识形态的终结? [M]. 牛可 ,等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25] Arquilla J , Ronfeldt D , Zanini M. Information-Age Terrorism [J]. Current History , 2000(4) .
- [26] 肖宪. 利比亚是 8 年前的伊拉克吗 [N]. 环球时报 , 2011 - 03 - 23.
- [27] 朱威烈. 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 2010.
- [28] 张金平. 也门恐怖浪潮与“基地”恐怖势力的变化 [J]. 亚非纵横 2011(3) .
- [29] [美]拉费伯尔. 美国、俄国和冷战 [M]. 牛可 ,等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30] 汪波. 欧盟中东政策研究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 2010.

[责任编辑 伍纯初]